

**Izumi KATO**

*Mindful landscape*

*August 2019*

第一次见到加藤泉(Izumi Kato)的作品是在北京红砖美术馆的院子里,其展览已经结束,但有一件石头作品留在了那里。冬天的美术馆院子很萧条,没有了叶子的树光秃秃地矗立在寒冷的空气中,院子里的那片湖看上去完全没有生气,眼光突然扫到了加藤泉的巨大人形雕塑:圆突突的眼睛,捉摸不定的目光焦点,鼻子与嘴巴很奇怪地连在一起——它让人感到一丝诡异,然后我意识到,正因如此,它可能是这个院子里最有生气的东西。

上海琥珀大楼的贝浩登画廊里,加藤泉的人形作品被精心安置在一个空间里。在这次展期至8月中旬的展览中,除了加藤泉新的绘画与雕塑作品外,还有他近年来开始尝试的织物装置。他通过画板的拼贴、刺绣和绘画,勾勒出一个个人形模样。有织布做成的“人形”被高高挂着,像是在面壁思过;有迷你的软塑胶“人形”如水母一般游弋;那些看上去既像纯真小孩又似孤魂野鬼的“人形”在白墙烘托下更加清晰可辨。再靠近一点,那些“人形”的面部表情难以名状,头顶着五颜六色的圆圈,面庞和身体里的漂亮色彩就像是流动的血液或能量。它们的身体构造奇特,显然加藤泉对模仿精确的人体并不感兴趣。

很多艺术家总是试图让观众知道自己的创作意图,但加藤泉却对解释毫无兴趣。他创作的时候不带任何故事色彩,所以人们也无法通过美术馆

白墙上一小块名为“无题”的注释获得些许线索。尽管如此,当我们追溯加藤泉的过往经历,还是能发现日本古文化对他的影响。加藤泉出生于日本岛根县农村的普通工人家庭,父亲是当地工厂的电焊工。因为家住在离海很近,加藤泉小时候会用自己从海边捡来的东西做玩具。他自小的生活便与海、山、神社息息相关。日本乡下多鬼怪故事,加藤泉的家乡也不例外。岛根是日本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,这片土地上的人都相信万物有灵,同时也流传着许多妖怪故事和民间传说。加藤泉曾说,自然生活融合在了他的创作中。也许就像人们相信的那样,它们是“存在”的,并不存在成年人忽略的地方。

青年时代,加藤泉因为文化课分数不好,就进入了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,他自此从岛根搬到了东京。如果



## 心象风景

将自然生活融合在作品中,是加藤泉的创作意图所在。

说家乡塑造了他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,那么来自城市的丰富资源则给了他一个更宽阔的创作空间。不过,加藤泉的艺术之旅有点反常,他在上大学时对艺术失去了兴趣,却一心扑在音乐上,组了乐队当鼓手,只是用打零工的钱向画廊借空间,每年举办一场展览。直到30岁,他才真正开始认真思考是否该做一个艺术家,这听上去有点像开爵士酒吧又顺便写写东西的作家村上春树。他在创作时抛弃了学院里教条式的绘画技巧,摸索出自己的创作方式——不再用画笔作画,而是用手带着乳胶手套直接在材料上画画,不打草稿,只听从内心的声音。

当绘画遭遇瓶颈,他开始琢磨木头雕塑,立体的雕塑于他而言更有存在感,“我的绘画是通过人像创造另一个世界,而雕塑则是为了展现现实中的人像”。雕塑让

加藤泉的作品与现实世界有了链接,也为他带来了新的突破。2012年,他开始尝试软塑胶雕塑,一开始只是因为小时候喜欢软塑胶玩具手办,又因为认识了在软塑胶制作公司的朋友,从而开辟了软塑胶系列。在贝浩登画廊,有一只迷你的软塑胶“人形”被挂在梁柱上,天窗投射下的阳光恰巧落在它身上,使这个原本淡黄色的“人形”周围晕染上了金黄色的光晕,犹如穿越时空隧道而来的远古精灵。

在贝浩登画廊的展厅中有用石头作为素材的“人形”,这个材料的运用则归功于他在香港的工作室,这个位于香港南端鸭脷洲的工作室毗邻大海,他在工作室前面的堤岸上钓鱼时看到脚边的花岗岩,便萌发了用石头作为素材的想法。实践越多,他的创作愈成熟,一看到某块石头就会在心里形成“人形”的轮廓,他称此为“大自然给我的命题作文”。加藤泉并不刻意与自然发生关系,比起乡村,他似乎更喜欢在都市生活。日本哲学家和过哲郎认为:“人总是生存在某一块土地上,不管情愿与否,都被其所在的自然环境所包围,人的肉身作为内包于自然之中、与自然环境相沟通的介质,始终在制约着人类的行为。人也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回应,反作用于自然。这样的一种交互系统就是风土。人的自我发现就是在风土中完成的。”如此想来,加藤泉的创作便是“在风土中发现自我”的方式。

从平面绘画到立体雕塑,从木头、软塑胶到石头,加藤泉使用的材料一直在变化,他热衷探险也遵从内心,就像其创作主题始终没有改变一样。加藤泉说执着于“人形”首先是因为自己是人。他的“人形”一方面给人自然部落里原始人的感觉,又有科幻故事中神秘阴冷的变异物种的轮廓,这种超越了时空束缚的作品耐人寻味。贝浩登画廊内,织物“人形”非常庞大,每件作品下都用铁链连着两块石头,有人看到了某种不可抗力的束缚,而有人认为两块石头是扎根于大地的象征。“你心里想什么,它就是什么。”加藤泉这样回答观众对这些“人形”“究竟是什么”的提问。艺术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的“心象风景”,加藤泉在艺术中完成了自我发现,而我们在他的艺术中或许也能看到自己。——计炜玲

《无题》(2019)  
布面油画、有机玻璃木框。